

白翅蝠

[加拿大] 肯尼思·奥培尔 著 熊裕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本书
获加拿大
克里斯先生
童书奖



Survivor
白翅蝠

[加拿大]肯尼思·奥培尔 著 熊裕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翅蝠/(加)奥培尔(Oppel, K.)著;熊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蝙蝠的故事小丛书)

书名原文: Sunwing

ISBN 7-80657-899-4

I. 日... II. ①奥... ②熊...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2553 号

SUNWING by Kenneth Oppel

Copyright © 2000 by Kenneth Oppe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131号

- 书 名 日翅蝠
作 者 [加拿大]肯尼思·奥培尔
译 者 熊裕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189千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99-4/I·645
定 价 (精装本)14.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肯尼思·奥培尔

我有个朋友,是个真正的蝙蝠迷,他知道好多有关蝙蝠的知识,他甚至给蝙蝠们建了“蝙蝠箱”,是用木头做的一个个巢,把它们高高地钉在树上。我想是他的热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开始阅读有关蝙蝠的书籍,很快我就迷上了世界各地描述蝙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蝙蝠的起源,它们为什么只在夜间飞行,以及它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有什么联系,蝙蝠究竟是鸟类还是走兽。我很快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欧洲社会,传统上蝙蝠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动物,当然,有些种类的蝙蝠看上去非常可怕(甚至比我见过的怪面兽还要丑陋),但是另外一些种类,比如北美地区的一些蝙蝠,当然还有本书中的主人公们,则更像是长了翅膀的漂亮老鼠。

我惊叹蝙蝠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动物(尽管人们向来认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它们的视力相当不错),虽然只能看到白与黑两种颜色,但有了回声定位系统的帮助,它们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一样迁徙。但是没有谁真正知道它们是如何在万里征途中找到它们的正确方向的,据说有些蝙蝠还能飞越海洋。

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创造一个幻想新世界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我又给这部小说加进了原有的神话以及不同的专业知识,并加进了若干的魔幻色彩。我喜欢接受这种创造一个黑白世界的挑战,我描述了蝙蝠的声波视图以及它们用来迁徙的鸣声图谱,我还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将许多人认为“丑陋的”、“可怕的”这种动

物塑造成有趣的、迷人的角色。我也曾经写过其他的许多动物,而且这些动物都很让人喜爱,比如说马、老鼠、兔子、猪,甚至蜘蛛,但是孩子们会认同蝙蝠吗?



第 1 章

沉寂的冬天

小不点绷紧翅膀飞过一片森林。那些光秃秃的榆树、枫树、橡树的枝干上都挂着冰锥，在月光下闪亮。在他下方，倒下的树木躺在那里，像是巨兽的骨架。空气中都是那些冻僵的树木发出的呻吟声。他远远地听到一个巨大的声响，又一根树枝折断后掉落了。

他颤抖了一下。尽管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他还是觉得冷，寒风穿透他光滑的黑色皮毛刺入他的骨头。苦闷中，他想起了其他的银翅蝠。他们正懒洋洋地缩在越冬巢的洞穴里冬眠。虽说现在他们的身体上覆盖着莹莹白霜，但他们都睡得死死的，感觉暖和着呢，不到春天他们是不会醒来的。他们不想和他一块儿出来，他们说那样太冷，太危险了。他们对这样的旅行没多少兴趣。让他们睡吧，他这么想着。突然吹来一阵冷风，他迎风眯起了眼睛。他们没有求知的欲望，也没有探险精神。

小不点是出来找他父亲的。

他似乎并不是孤身一人，十几只银翅蝠穿梭飞行在他身旁。他看见奇努克从一条被积雪压弯的树枝上掠过，上面的雪扑簌簌地往下掉。上前方是小不点的妈妈埃瑞尔，她轻轻地和族长菲得说着话。还有一只领头的雄性蝙蝠，叫伊卡罗斯，他飞在前面充当向导。小不点希望知道他在往哪儿飞，但经历了最近那些事情之后，他很乐意让别的蝙蝠代替他在前面开路。

“冷吗？”他听到玛丽娜在旁边问他。

“我？”小不点摇了摇头，努力不让自己的牙齿发出嘎嘎的声

响，“你呢？”

她皱起她那干净的翘翘的鼻子，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似的。
“不冷，但我肯定我看到你发抖了。”

“不是我，”他说，并对她报以怀疑的表情，“不过，你的毛也比
我多。看看你那一身毛。”

“哼，我比你大嘛。”她说。

小不点哼了一声，不屑一顾的样子。

“而且闪翅蝠的毛要好一点。”她补充似的说道，“就这么回事，
小不点。”

“好一点！”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厚可不一定
就是好。”

“但肯定暖和。”玛丽娜咧开嘴笑着说。

小不点也忍不住咧嘴一笑。在所有和他一起飞行的蝙蝠当中，
只有玛丽娜不是银翅蝠，她的皮毛要厚得多，也比他的亮，在月光
底下熠熠生辉。她的翅膀要窄一点，她还长着贝壳形状的耳朵，
优美极了。小不点是去年秋天遇见她的，他在第一次迁徙的途中
掉队了，是她帮助他在越冬巢赶上了队伍。她是个恼人的万事通，
但他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两次是她救了他。

一团雪砸在他背上，小不点警觉地朝上看去，奇努克飞得更低
了，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噢，对不起，我打中你了吗？”

“你真风趣，奇努克，真的。”他趁着雪还没融化赶紧抖掉了。
当他们在老树洞刚出生的时候——这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在奇
努克眼里他就像是一片卷曲的叶子。毕竟，奇努克已经是最具潜
力的猎手和飞天蝙蝠了，而小不点不过是个发育不良的小矮子。
但现在小不点有了那么多的冒险经历，奇努克认为值得和他说说
话了。

“奇努克，你可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英雄。”玛丽娜说，她的眼



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

小不点吸了一下鼻子。英雄？他可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或许在刚回到越冬巢的头一两夜，每个人都听他讲他那些故事的时候他还有一点英雄的感觉，但在那之后，事情就变得平常多了，他像其他人一样吃饭、喝水、睡觉，感觉就像往常一样。坦率地说，他是抱着更美好的希望。他是做了什么才获得大家尊敬的呢？他逃脱了鸽子和老鼠的利爪，摆脱了猫头鹰和食肉蝠的追杀；他在地下的通道里穿行，在电闪雷鸣的时候翱翔在空中；他大白天在太阳底下飞行。

而现在他被雪球砸到了脑袋。

英雄是会被雪球砸到脑袋的。

他做了个鬼脸，看到奇努克飞到玛丽娜身边。很明显，奇努克喜欢和玛丽娜结伴飞行。这几夜来他都偏离自己的路线和玛丽娜并排飞行，白天的时候他就栖息在她旁边。令人惊奇的是，玛丽娜似乎对此并不反感。他扔雪球是故意想给她留下印象，小不点生气了，他这招看来有效。看看玛丽娜，她正在为这事发笑呢！有时，他能够远远地听到奇努克把她逗笑的声音——那清脆的笑声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和小不点在一起的时候她肯定不会笑成那样的。这让他发狂。奇努克对她说了什么，那样好笑？他们是在笑他吗？

“我在想那两只食肉蝠，”奇努克说，“钩子和斯诺伯。”

“嗯。”小不点说。

“我觉得我能打得过他们。”

小不点的耳朵猛地抽搐了一下。“不，奇努克。他们能把你吃了。”多少次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奇努克始终不肯相信在搏斗中他打不过那两只食肉蝠。“他们块头很大。”小不点告诉他。

奇努克不屑地从鼻子里喷了一口气。“多大？”

“大概有这么大。”小不点淘气地说，他把声波直接传到奇努克

的耳朵里,在他脑海里形成钩子猛扑过来,张开大嘴,露出两排大牙的样子,他那汗津津的足足有三英尺长的翅膀呼呼地扑扇着……

那画面在奇努克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但却是那样突然而且可怕,他吓得尖叫了一声,撞到一根枞树枝上,落得满身都是雪。

“至于那样吗?”玛丽娜问小不点。

“嗯,他活该。”

奇努克抖掉身上的雪,嘀咕着说:“算你狠。”

“你还认为你可以打得过他们吗?”小不点问。

“嗯,我们可以在越冬巢和他们打,那儿有好几千只我们的同伴。”

“不,”玛丽娜说,“他们会等你们都冬眠了再一只一只把你们全吃掉,够他们吃一个冬天的。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而且他们真的会直奔你的,奇努克,你身上肉多。”

“哈,这是肌肉。”奇努克得意地说,“可不是脂肪。”随后他想到自己竟成了一道菜,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我还是觉得我本来可以——”

“哈,他们死了,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小不点不耐烦地说。

“无论如何,”玛丽娜说,“我们看着斯诺伯化成了灰。至于钩子,我们只是看见他被雷电击中了。”

“那样他不可能还活着。”小不点急切地说,这让他觉得吃惊,他是那么希望钩子真的死了。他清晰地看见钩子从云端转着圈掉下来,身体都烧焦了。他怀疑自己永远也忘不了那两只食肉蝠,他们还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梦里,钩子把他按在地上,他能够感觉到他的重量压在他胸口,他还能够闻到他呼出的臭气;接着,钩子还会把头凑向小不点,对着他的耳朵说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每次黄昏时醒来他都想不起他说了些什么,为此他感到庆幸。

“他肯定已经死了。”他喃喃道。



“希望你说中了,我只能这么说。”玛丽娜说。她看着钩子在她翅膀上留下的疤痕。小不点身上也有伤疤,他的翅膀裂成了两半,尽管肋骨已经接好了,但飞行时它们还是毫不留情地火烧火燎地痛。他发现自己会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的翅膀,总觉得钩子那怪兽般的黑影就在身后。

“跟上。”伊卡罗斯在前面说道。

“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穿过去。是卡塞尔说的。”

听到父亲的名字,小不点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去年春天,在小不点还没出世的时候,卡塞尔出去寻找一幢离越冬巢不远的奇怪的人类建筑,之后他就再也没回来。每个人都想:“他被猫头鹰害了。”但去年秋天和玛丽娜一起在南方的时候,小不点遇上一只名叫西风的白化蝠,他能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说卡塞尔还活着。

关于自己的父亲,小不点了解得不多,只知道父亲被人类打上了标记——而且他很想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父亲肯定认为他可以在那幢建筑里面找到答案。小不点则认定自己可以在那里找到他那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突然在正前方,他看到非得张开左翼悄悄示意前方有危险,他马上转身和玛丽娜一起朝离他们最近的一棵树飞去,他把爪子抠进冰冷的树皮,收起翅膀,转身倒挂在树上,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冰锥。他听到在他下方其他的蝙蝠也都迅速找到了藏身之所,然后是一片沉寂。

“你看到什么了吗?”他小声地问玛丽娜。

她摇了摇头。小不点用声波扫过树林,通过回声在脑海中形成图景。

就在那里。

猫头鹰一身雪白的羽毛,在白雪覆盖的树干上掩饰得很好,小

不点用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通过声波的探测,他看起来就像水银一样闪闪发亮。他像个长着翅膀的巨人,有四个小不点那么大。一大堆羽毛、肌肉和爪子,那可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他巨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月亮一样。他们要是再飞扑梭五十次翅膀那么远的距离,就要和他撞上了。他应该小心一点。

小不点一看到猫头鹰就觉得讨厌。数百万年来,每个黄昏拂晓都有猫头鹰在天空巡逻,他们要让蝙蝠们永远都见不到阳光。按照法则,在白天的亮光里出现的蝙蝠都要被抓来杀掉。

去年秋天他们就差点把小不点给杀了。小不点依然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黎明,他等着,藏着,只是为了看一眼那初升的太阳。他一定要看到太阳。他做到了,那耀眼的光芒仍然带着荣耀闪耀在他的记忆中。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和荣耀相去甚远。为了报复,猫头鹰们烧毁了老树洞,那是他的部族世代栖息、繁衍的地方。他痛苦地回忆起那场景:滚滚的浓烟中,他的家被烧得变了形。那是大家为他去看太阳而付出的代价。

他紧盯着那只猫头鹰。现在就连夜晚的天空也不再安全了。几个月前,猫头鹰对他们宣战了,他们认为蝙蝠们在谋杀鸟类。小不点知道只有钩子和斯诺伯这两只蝙蝠才会杀死鸟类,但猫头鹰们是不会相信的。

“他来这里干吗?”小不点小声地问玛丽娜。

毕竟现在正值严冬,这只猫头鹰本该在冬眠的,像蝙蝠一样。小不点想到这里心里感到一阵内疚。在这万籁俱寂的冬天出来找父亲是他的主意,但他没想到冬天不睡觉会这么痛苦,也没想到会这么冷。可即使非得也认为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至少天空中没有猫头鹰的威胁。

而现在这里就有一只,挡着他们穿越森林的路。

快飞走,小不点愤愤地想,给我滚开。

但他没有要飞走的意思,而且他不是单独出来的。树林深处



传来一声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小不点的心抽动了一下。刚来的那只猫头鹰回应了一声，并且开始慢慢转动他那硕大的脑袋。

一只猫头鹰可能是不巧碰上的，两只就肯定可疑了。

“岗哨？”小不点轻声地问。

“在这严冬的时候？”玛丽娜说。

“或许我们接近了他们的领地或是冬眠场所。”

“他们冬天的时候一般不会派卫兵出来的。”

“或许他们是来找我们的。”她表情严肃地补充道，“他们不冬眠跑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不点战栗了一下。随便就可以碰到两只醒着的猫头鹰，还会有多少只在那边？他们在计划着什么呢？

“在林木线^①以上，”小不点建议道，“我们可以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

“不行，你看。”顺着玛丽娜的目光，透过光秃秃的枝丫，小不点看到一个黑影，那是一只猫头鹰在月光下警惕地盘旋巡视着。

“我们可以分散飞走。”小不点说，“他们不可能在整个森林里都布有警卫。”

他的爪子嵌在冻得硬邦邦的树枝里，开始变得麻木起来。他悄悄地换了一只爪子，却看到树枝上出现了像蛛网一样的裂痕，这让他感到惊恐。一大块冰壳突然脱落了，上面带着一串冰锥。冰壳和冰锥一块儿掉了下去，碰到树枝，发出一连串的响声。小不点重新抓住树枝后又朝猫头鹰看去。

他的头机敏地转了过来。

“眼睛也不要眨一下。”玛丽娜示意小不点不要出声。

小不点能够听到猫头鹰的探测声波撞到他身上，又弹了回去，他把自己的身体绷得像冰锥一样僵直。猫头鹰全神贯注地搜寻

① 一条海拔高度线，在此高度之上树木便不再生长。

着，他几乎能感觉到声波直接从他皮毛上弹开，这种感觉可怕极了。

小不点等待着，他强烈地盼望着那只猫头鹰能掉转头去，把那串响声当成是冰块自己落下的声音。你这个笨蛋，他在心里暗暗自责，你就不能呆着不动吗？非要动来动去制造出一场小雪崩来。

猫头鹰挥舞了一下有力的翅膀，从栖息的枝头飞过来，落到小不点他们藏身的树枝上。他有力的爪子抓在树干上，发出嘎吱的声音，那两个钩爪离小不点的尾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他忍不住要惊飞起来，但他知道如果他那样做，猫头鹰就会用他那弯钩一样的利嘴一下把他叼住。

他盯着玛丽娜，他们彼此用眼神把对方定住。其他的银翅蝠都分散隐藏在他们下方的树枝上，他希望他们也能呆着别动。

突然，那只猫头鹰跳到了另一根树枝上，他重重地落在树枝上，造成一阵要命的冰雨。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小不点惶恐地想，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想把我们轰出来或者刺痛我们。那只猫头鹰停顿了一下，歪了歪脑袋，又跳到另一根树枝上。又是一场冰雨。然后他低下头去看树枝底下。这样下去其他蝙蝠迟早会被他发现的。

小不点注意到树枝顶端挂着一个冰锥，几根细枝连在一起，使它变得硕大无比，它不偏不倚正好悬在那只猫头鹰的头顶上。他赶忙估算了一下。

他看到玛丽娜正看着他，便朝那个冰锥点了点头。

“把它弄下去。”他向她示意。

玛丽娜皱起眉头。怎么弄？她眼神里带着疑问。

没时间解释了。他选择了一个猫头鹰听不到的频率，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冰锥的底部。这几个夜晚下来，他意识到自己不仅能够利用声波看到东西，向其他蝙蝠的脑子里传达图像信息，他还能利用声波来移动物体。白天的时候，他就练习过移动



树叶。他现在还不是很熟练，他能够移动一些小的物品，一点点而已，可是冰锥……

他全身绷直，紧闭双眼，向那冰锥发去声波。汗水刺痛了他的皮肤。在他头脑中，他看到冰锥的底部动摇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看那只猫头鹰。

他跳到更低的一根树枝上去了。小不点知道再下面一根树枝就是他妈妈和菲得、奇努克他们躲藏的地方。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使出全身力气猛烈地冲击着冰锥的底部。它动了。小不点听到一声微弱的喀嚓声，但它还是没有坠下去。

他屏住呼吸，或许应该再来一次。但玛丽娜突然沿着树枝全速向冰锥奔去，他来不及阻止。树皮在她脚下发出脆响，小不点看见猫头鹰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们。他张开翅膀，尖叫了一声，几乎同时，玛丽娜猛地撞上了那个冰锥。冰锥横着掉了下去，重重地打在猫头鹰的头上。大鸟昏了过去，身体摇晃了几下跌到地上，翅膀乱成一团。

“快飞走。”菲得在下面喊道，大家立刻飞了起来，小不点跟在后面，旁边是玛丽娜。他奋力扑扇着翅膀，在树林中穿行，擦着柔软的树枝飞过，在他身后扬起了雪雾。他知道其他的猫头鹰很快就会过来察看的。

猛地，他冲出了树林，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原。他感到害怕——他们在这里太暴露了，广阔的天空压着他们。他本能地降低了飞行高度，翅膀几乎擦着长长的草尖。他壮着胆子往后瞄了一眼：足足半打猫头鹰在天空高高地盘旋着，但他们的叫声听上去很远，或许他们根本没看到他们。

在飞行中，他们的翅膀扑棱了一千多次，只是希望和猫头鹰们多拉开一点距离。

他看了看玛丽娜。“谢谢你帮了我。”

“不客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你知道的，我自己本来可以做到的。”

她被逗乐了，戏弄地看着他。“那当然了。”她说。

“我差点就做到了！”

“我们时间不多了，小不点。”

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也就不再辩解了。起初，他以为所有的蝙蝠都可以用声波移动东西，但非得告诉他，事实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天赋，一种罕见的天赋。非得自己只能抖动一片草叶，而且是离得很近的草叶。但小不点的最后一击也没什么令人惊叹的，为了弄断那根愚蠢的冰锥，他差点晕过去。

“喏，”玛丽娜轻蔑地转动着耳朵说，“你把那些好看的把戏都表演过了，我只是完成了那部分枯燥的工作罢了，比如把冰锥弄下去，让它掉到那只猫头鹰头上之类的。”

“哈，还不是我先看到那个冰锥的？”小不点又不服气了。

“是谁扭来动去把麻烦招来的？”

小不点倒吸一口气，正想反驳，看到非得转身朝他们飞过来。

“脑子转得很快，”这位银翅蝠中的长者对他们说，“干得好，你们两个。”

“少不了她的功劳。”小不点大度地说。

“噢，其实是他的点子，”玛丽娜柔声地说，“我只是帮帮忙而已。”

非得微微地笑了笑。“两个人都这么谦虚，很感人。”说完她又飞了回去，回到了领队的位置。

小不点感觉好像有谁的翅膀碰了他一下，回头看见奇努克正想挤到他和玛丽娜中间。

他暗暗叹了口气，给这个大块头蝙蝠腾出了一点空间。

“哇，刚才好刺激。”奇努克说，“但是你知道的，我本来可以打过那只猫头鹰的。”



“那你去打断一根冰锥，奇努克。”小不点说完便飞到他前面去了。他不光是不想再听到奇努克的吹嘘和玛丽娜清脆的笑声，他很想听听非得、伊卡罗斯和他妈妈在谈些什么。他可以让别人暂时替代他的领头位置，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绝对少不了他的份儿。

他经过普拉多和艾西斯的时候朝他们点了点头。他们是奇努克的父母。奇努克有父母与他同行，这一点让小不点羡慕不已。有时候他会出神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白天的时候凑在一起交谈。他虽然不太喜欢妈妈经常转过身来，问他是否冷了饿了，或者翅膀是否又疼了，但私下里他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很喜欢看到她飞在他前面，离他只有几步之遥的那种感觉。小不点跟在他们身后，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

“猫头鹰们没有冬眠，这真叫人担心。”他听到非得说。

“他们离越冬巢太近了，”埃瑞尔轻声说道，“你觉得是不是……”她说说着声音越来越小，似乎她的思路中断了。什么？小不点急于想知道。她认为他们会去袭击越冬巢？但没人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吗？而且猫头鹰也不会去袭击一群睡着的蝙蝠。这样做太卑鄙了。

“我担心他们正在集结起来准备打仗。”非得表情严肃地说道，“如果他们在冬天发动攻击，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

“这帮嗜血的畜生。”伊卡罗斯恨恨地说，“人类会帮助我们消灭他们的。这是金属环所代表的夜精灵的承诺。”

小不点认真地听着，心脏抵着他的肋骨突突地跳着。还在老树洞的时候非得就跟他说起过长着翅膀的夜精灵。在地底深处的回声密室里，小不点曾经看到过鸟兽大战的情景，蝙蝠们由于拒绝参战而被放逐在黑暗的夜空之中。但是夜精灵曾允诺有一天他们可以重见天日，也不用再害怕猫头鹰。而代表着这个承诺的就是人类标记：一个像太阳一样完美、闪亮的金属环。无论如何，非得和卡塞尔都对此深信不疑，小不点也是。

“如果猫头鹰要对我们发动战争，”伊卡罗斯说，“人类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卡塞尔很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寻找那幢建筑的原因。”

“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小不点听到他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你认为呢，小不点？”

菲得回过头来看他，把小不点吓了一跳，原来她早就发现他了。

“你什么时候插进来的？”他母亲揶揄地笑道。

“到前面来。”菲得说，“卡塞尔是你父亲，而且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出来找他。还有你，玛丽娜。”

小不点回头一看，发现玛丽娜一直跟在他身后，所以她也一直在听他们说话。她就是这样，她不想有什么事情是小不点知道而她不知道的！他起初还有点恼怒，但很快又感到羞愧了。她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又想着帮他找到自己的父亲，而且她也和他一样渴望了解金属环的秘密。他妒忌地想道，毕竟她前臂上也曾经有过一个金属环，后来被钩子扯掉了。

“如果卡塞尔不在那里呢？”埃瑞尔问道。

小不点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当然，这样悲观的想法在他脑海里也曾经闪过，但他总是随即把它否定了。听到母亲这样问，他感到一阵恐慌传遍他的身体。

“但他肯定在那里。”他说，希望能够打消自己的疑虑，“他肯定……”他看到玛丽娜善意的微笑，便没有说下去，心里觉得自己很幼稚。他只知道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他只是凭直觉认为他就在那幢人类建筑里面。

“我们要做好失望的准备，”菲得说，“但我们可以朝最好的方面努力。”

小不点的脸触到一道声波，他竖起了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